

晉

書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御撰

王舒子允

王廙弟恭

恭子彪之

王稜

虞潭

孫嘯父兄子襲

顧眾

張閭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為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弃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取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衆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衆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為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

代舒轉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卽收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以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鄣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郡以吳王師虞襲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計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

所領討健屯烏菴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舡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旣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議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旣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衆軍被害晏之子崑之嗣卒子陋

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摠角從伯敦調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劇大吐衣面並汚鳳旣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舒卒去職旣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

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弃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因忤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弃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蔭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况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

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鏐之瑞郭璞亦致中興璞之文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爲對臣大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僞言負屢彰弘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歎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廩代爲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廩爲俊等所龍衣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比迎弟五猗以距廩廩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廩擊曾曾衆潰廩得到州廩性雋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道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廩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廩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

闕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至敦構禍帝遣虞喻敦既不能諫其悖
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虞爲平南將軍鎮護南蠻校尉荆
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敗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
家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鯤
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傷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虞明古多
通鯤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之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
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
歷郡守侍中丹楊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
廷欲綏緝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
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尚書郎字世儒
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後與兄虞俱渡
江爲楊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興參軍
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敗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
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

帝使彬勞之會周顒遇害彬素與顒善先往哭顒甚慟旣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塞謬亦非阿黨而救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回京師彬諫甚苦敦变色曰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之樸素方直之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迂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天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觀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

次舍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家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兒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太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有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蒼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鬢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年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旣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迁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迁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免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

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且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黷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忿忿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自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

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九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缺多缺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脩在於少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内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數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内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九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

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
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
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
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
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健
符眉請兵應接時郝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婦上
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
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
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
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脩器械杖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
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尽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
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弈簡文遽使彪
之舉可以代弈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又有舉桓雲者君
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

權盡在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
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
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曰桓溫下鎮姑孰威勢
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
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
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
適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
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
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
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
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旣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
毅然朝服當堦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
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
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將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

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
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詔必反爲
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
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
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出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
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
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遂
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
可更不遲迴宏從之温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安以新喪元輔
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
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
年出十歲垂婚冠及今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
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措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
使太后臨朝決政猷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

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
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
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
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
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蠲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強寇未
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
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脩屋宇為
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
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
七十三卽以光祿為贈謚曰簡子越之撫軍叅軍臨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為元帝丞相從
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
軍稜知從兄敢驕傲自負有固志日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盟
主且群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敢不能

容濟使人害之弟恂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囂請為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鎮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鎮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鎮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為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鎮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版潭為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為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皇太子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